

雷州歌聲

(创刊号)



湛江市雷歌研究会编

卷一首一语

中共 湛江市常委 陈光保
海康县委书记

雷州歌是我省五大方言歌之一。它形成于明代，是雷州半岛三百多万人民喜闻乐见的艺术瑰宝。雷州歌的表现手法多种，作品富有欣赏价值，且通俗易懂、流传广泛。在民间，几乎男女老少都会即兴而唱，既可以抒发劳动人民的生活感情，又能够推动历史文化的发展。三百多年来，雷州人民常唱不衰，成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精神粮食。

解放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党的“双百”文艺方针指引下，经过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努力，雷歌、雷剧的创作如火如荼，常创常新，一再获得省的奖励和中央文化部的赞扬。近几年来，《湛江日报》又开辟了雷歌创作园地，大力开展雷歌大奖赛。近年，我市创作参加北京亚运会演出的大型文艺节目《雷州半岛——海之歌》中也高唱起雷州歌，这就充分显示出雷歌已经走出雷州半岛这块天地，日益受到人们的注目，一步步地登上大雅之堂了。

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成立湛江市雷歌研究会是十分适时的。如今出版会刊《雷州歌声》，挖掘、整理以及研究雷歌，在理论上不断总结提高，并选登各个时期的好作品，这对于繁荣雷歌创作，弘扬民族优秀文化，推动两个文明建设，无疑是十分重要的。希望研究会的同志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遵循文艺“双百”方针，团结广大雷歌作者和爱好者，努力研究，积极创作，推陈出新，使雷歌更好地为改革开放和四化建设服务。

让雷歌这朵奇葩在南国艺苑里开放得更加灿烂夺目！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

本期赞助单位及个人名单 (100元以上)

海康县人民政府

纪家镇人民政府

雷州工艺傢具厂

许和达 何希春

莫廉 邓景星 黄新

蔡山桂 莫其德

林胜 屈荣



湛江市雷歌研究会组织机构

顾 问：黄明德 陈光保 吴茂信 温 莎 詹南生 卢凌日
岑绵彭 郑 耀 戴明光

名誉会长：陈 湘

会 长：许和达

第一副会长：何希春

副会长：周济清 莫 廉 陈 通 黄长贵 黄 耿

秘书长：王 福

副秘书长：邓景星 陈雅儿 黄 新 蔡山桂

常务理事：许和达 何希春 王 福 周济清 莫 廉 陈 通
黄长贵 黄 耿 邓景星 陈雅儿 黄 新 蔡山桂
彭 耕 陈 瑞 曾 权 林 胜 李保卫 吴锡荣
刘树人 莫其德

理 事：屈 荣 梁 雁 陈识标 莫兴梓 余乔梅 谢 广
何安成 蒋 生 潘春禧 卢子任 吴希仲 黄 木
徐文学 陈坚体 陈 连 刘建华 郭辉明

目 录

雷州歌声

(创刊号)

主 编

何希春

副主编

许和达

莫 廉

王 福

邓景星

编 委

王 福

邓景星

许和达

何希春

林 胜

李保卫

屈 荣

莫 廉

黄 新

彭 耕

曾 叔

蒋 生

蔡山桂

卷 首 语	陈光保(封二)
创 刊 词	(1)
殷 寄 切 语	就歌赛论争致作者、读者 吴茂信(6)
歌 春 坛 天	雷州是歌的海洋 邓景星(27) 当刮目相看雷州歌 蔡山桂(37)
革 新 呼 声	对雷歌的一些思考 陈 湘(4) ——为《雷州歌声》出版而写 对雷歌的一点浅见 温 莎(7) 要重视培养雷歌的对唱人才 刘树人(26) ——三谈雷歌的改革
研 究 与 探 讨	雷州歌坛竞风流 何希春(7) ——试谈雷歌的流派 雷州歌韵及其合并简介 詹南生(20) 雷州歌韵例歌浅举 王福 邓景星(21) 试谈雷歌唱词的用字 蔡叶青(15)
作 品 评 论	浅谈雷歌作品的政治性 谢家辉(34) 雷歌艺术特点探讨 曹勃良(32) 雷歌赏析兼谈其特征 徐文学(33) 浅谈雷歌的文学艺术 陈坚体(35)
创 漫 作 谈	谈谈雷州歌的修改 黄 新(35) 我与雷歌 余乔梅(36)
雷歌与诗	雷歌足可与诗媲美 李保卫(29)

雷 史 歌 话	雷歌史话	许和达 (1)
	情歌赏析	莫 廉 (24)
轶 事 与 掌 故	老祖母教的歌	彭 耕 (30)
	一歌服满座	林 胜 (31)
	雷歌故事二则	殷德强 (37)
	花园赠歌	
	填 歌	
歌 人 坛 物	崇尚雷州母亲之歌的儿子 — 何希春	徐文学 蒋生 (38)
赛 歌 选 载	一、雷歌“状元”赛	
	首 届：《雷州好》	(40)
	评 论：雷歌竞唱雷州好	吴茂信 (42)
	笔法铿锵 气势磅礴	何希春 (43)
	我赞首届“状元”歌	杨太炳 (43)
	第二届：《甜》	(44)
	评 论：甜的土地 甜的歌	陈 湘 (46)
	情切切 意甜甜	何希春 (47)
	二、雷歌“金杯”赛	
	首 届：《情》	(48)
稔 花 一 束	第二届：《颂》	(50)
	贺湛江市雷歌研究会成立	吴锡荣 (23)
	雷州胜景	蔡山桂 (28)
	寓言·咏物雷歌	何安成 (47)
	骂歉子 (外一首)	屈 荣 (39)
	悼李公	邓景星 林胜 (31)
湛江市雷 歌研究会组织机构		(封三)
封面设计		李 祥
封面题字		伍 行
封底图片		冯志强 摄

本创刊号与海康县雷歌研究会第四期《山稔花》合刊

(创)(刊)(词)

雷州歌是湛江市三百八十万讲雷州话的群众喜闻乐见的民间文学的艺术瑰宝。她源远流长，根深叶茂，已有着三百多年的历史了。数百年来，雷州人民长唱不衰，体现了其旺盛的生命力。

解放以来，特别是三中全会后，在党的文艺路线指引下，雷歌、雷剧创作如火如荼，并分别荣获过省级二等奖。近两年来，《湛江日报》开辟雷歌创作园地，大力支持开展雷歌大奖赛；澳门出版的《湛江风情》杂志也转载雷歌。在北京亚运会上我市文艺节目《雷州半岛——海之歌》也唱起了雷州歌。这充分显示出雷歌已进入了极盛时期，登上了大雅之堂。

在这样大好形势下成立湛江市雷歌研究会是十分适时的；出版会刊《雷州歌声》，这对于挖掘、整理、研究雷歌这一民间文学遗产，从理论上总结提高，推动雷歌创作也是十分必要的。这是为湛江人民办了一件大好事。

办好这个会刊，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遵循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团结广大雷歌爱好者，通过研究交流，努力创作，推陈出新，使雷歌更好地为改革开放和文明建设多做贡献。

让雷歌这朵文艺奇葩在南国民间艺苑里开得更加灿烂吧！

雷歌史话

赤坎 许和达

雷州半岛处处都是歌，真是仰俯即拾，美不胜收。雷州人讲雷话（又称黎话），黎话并不是黎族的语言，也不是古代百越民族俚话，而是属于汉语“闽南语系”的一种方言。雷歌是雷州方言最原始的音乐因素。雷歌这一艺术形式，是从雷州半岛劳动人民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日常生活中约定俗成、口耳相传而产生的。

雷歌是从童谣（或称雷谣）发展来的。童谣不能唱，只能用快板的形式念出来。雷歌则能放声高唱。下面是三首流传于雷州古老童谣。

1、打千秋，解愁忧，纺棉花，缝条裘。

公穿次，婆穿次，公穿破，婆就骂。

2、鸡角仔，尾曳曳，上屋三伯做生日；

谁都请到不请我，诓我梳头等几日。

3、鸡角仔，鸡角哥，飞去菜园吃菜秧；

飞到南山吃竹籽，飞到海南吃槟榔。

第一首是纯粹童谣，只能念不能唱。第二首的后两句可以唱了，是从童谣到雷歌的过渡。第三首除第一句保留童谣的形式外，其他三句都可以唱了。第三首是雷歌的雏型，只要在第一句中间加上个“呀”字就是完整的雷歌了。这就是从童谣演变成雷歌的痕迹！

现在雷州半岛的居民，绝大多数是从福建省迁移来的。汉人入雷后，和当地的百越民族俚人融合在一起，讲的还是闽南语，但语调已有一些变异。关于雷歌的起源，没有文字记载，但肯定与汉人入雷连在一起。有人认为雷歌与唐诗有关，因为七言诗与雷歌的韵脚有近似之处。这个问题有待各位研究。

有人认为唐代已经开始有古雷歌。据传说，明朝末年，海康县白沙乡麻扶桥已经有赛歌活动。据文字记载：麻扶桥原来每年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都开展赛龙舟活动，后来因赛龙舟时沉船死人，便在清代雍正十三年（即公元1735年）废除龙舟习俗改设“赛歌台”，进行赛歌活动。麻扶桥赛歌台很有名，凡是雷州半岛的知名雷歌手都到过这里赛歌。歌手们对歌时即席成歌，互相逗趣。这个时期的雷歌是口头创作，大都没有文字记载，雷州半岛的城乡每逢元宵喜庆或神诞，都纷纷设立歌台，请歌手即兴而唱，随问随答，比赛歌才。有时台下观众也可以上台对歌，名曰“捞台”，十分热闹。著名歌手经常被邀请到各地对唱，成为专业艺人。民间艺人自由组合，成立“对唱班”，因为有女歌手加入对唱班，群众则称之为“姑娘歌班”。上台赛歌时，一男一女，男的执一纸扇，女的执一纸扇和一条手帕，边舞边唱。唱歌内容多数是今人古事以及生活常识考答，也有猜字猜谜。有时唱一段“劝世歌”，劝告人们改恶从善。如《劝世戒烟》、《劝世戒赌》等。

清代雍正年间，农村业余雷歌爱好者也凑成班子称为“雷州歌班”。演出一些有戏剧情节的雷州歌，演出艺术受粤剧的影响，布景道具锣鼓与粤剧雷同。歌班的名称以村名或班主的姓名（外号）而定。从此，雷州歌便变成了地方剧种——雷剧。演出的内容是有本子的，叫做“歌本”。最古老的歌本是《断机教子》。该歌本是清代翰林院编修陈昌齐修改定稿的。陈昌齐是海康县人，生于清代乾隆六年（1741年），卒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后来有的雷歌班便成了专业剧团。第一个专业剧团是海康县“北和雷歌班”。该班成立于嘉庆末年（大约公元1816年——1820年）。

清代道光年间（大约公元1821年——1850年），专业和业余的歌班已遍布整个雷州半岛。剧目也越来越多，有些剧目反映了反封建的进步思想，引起了清朝封建王朝的惶惶不安。清嘉庆年间，雷州知府竟下令禁止演出雷剧，曾在北和圩（今海康北和镇）竖立碑文告示，进行禁歌。但是，劳动人民的歌声是禁不了的，当地群众毁掉了“禁歌碑”，仍继续演出雷剧。

值得一提的是雷州歌册。雷歌上册后，民间艺人、文人相继把我国的优秀剧目改编为雷歌册。歌册内容十分广泛，第一类是根据历史演义小说改编的，如《封神榜》、《六国封相》、《薛仁贵住瓦窑》、《李甲祭江》等。第二类是全国知名的公案故事，如《陈世美》、《江玉梅》、《七尸八命》、《六月飞霜》等。第三类是才子佳人故事，如《乾隆王游江南》、《吕蒙正》、《红楼梦》、《断机教子》等。第四类是根据民间故事传说改编的，如《白蛇传》、《梁山伯祝英台》等等，估计共有三百余部。这时，雷州城、赤坎等地的印刷厂也印歌册出售，更多的是手抄本、油印本。流传在民间的歌册千千万万本，无法统计。在广大农村，识字的成为唱歌人，没有文化的妇女成为听歌人。晌午或傍晚，在榕树头，在大话馆，歌手引吭高歌，妇女儿童在洗耳恭听。过去的雷歌册，多是宣传忠孝节义的，但也有迷信和色情怪诞的。这些歌册我们不能全部继承，要吸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

出榜征歌叫榜歌，也叫歌篮或赛歌。形式是雷州城等地的歌手组织歌社，实行以文养文。即由歌社出歌题，或限定“韵脚”，限定“顶头”又不得“露题”等方法进行赛歌。歌手参赛，每首歌收取一些参赛费，约定过一段时间由评师评选优秀作品。然后印歌榜或贴出歌榜。第一名称“雷歌状元”什么的。这一形式一直沿袭至今。什么时候开始有榜歌呢？由于

缺乏文字记载，很难定论。世传创始于清初，乾隆嘉庆年间蓬勃发展，咸丰同治趋于极盛。据传清代末年海康客路田头村仔有一位拔贡梁成久当评师，有些歌手认为他评歌不公正，于是唱了一首歌攻击他。这首歌如下：

成久是名×拔贡	取歌条条都不通
这歌都敢取第一	累坏姓梁人都傻

可见清代的榜歌已相当盛行。

除了雷歌班、姑娘歌、榜歌之外，大量的还算是人民群众的口头歌，不论城镇乡村、森林原野，到处都是歌。雷州是个歌海。有劳动歌、叙事歌、生活歌、仪式歌、儿歌、情歌……。有的单独一首四句二十八个字，有的几首成一组，有的是问答式，还有滑稽歌……。最古的雷歌之一是明代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遂溪芦山村洪泮洙的母亲洪陈氏因儿子赴考落第，当时同村东邻秀才科场报捷，西村无人考中。洪陈氏唱了一首歌激发儿子苦学：

一丛荔枝花齐生	东边果红西边青
同受风吹与日照	为也青红分不平

洪泮洙果然于明代崇祯十五年（1642年）中举，后中进士，任安徽省休宁县知县，59岁辞官回乡，又写了一首歌：

辞官不傲回家乡	与孙顶童巷过巷
书债未完交给子	酒不满瓶问老婆

陈乔森，幼年居遂溪，晚年居雷州城东门，雷州著名歌手。他童年生活困苦，给人家放牛，无钱读书，1905年曾作一首雷歌：

人叫养牛牛有主	走近书房去偷师
躲在窗外听讲学	见牛主来快跟牛

陈伯常，清光绪年间举人，陈乔森之子。民国初年被扣押入狱，写了一组雷歌《监中叹》，下面是其中一首：

人带贵钱咱也带	人是契神咱契官
掉头回望贵钱绳	人的是银咱是麻（“的”字唱“个”）

传说清代著名歌手黄清雅作了不少好歌，流传于民间，据传《下雨》是他的歌：

日头死下雷公哭	通山岭头戴白包
云作吊盅天奠酒	感动屋檐眼泪流

至于广大群众的口头创作，经过口耳相传，雷歌多得无法统计。也出现了不少的著名歌手。清代的著名歌手有妃逢（男）、妃凤（女）、林之宗（男）。解放前后的著名女歌手有李莲珠，男歌手有周定状等。

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雷歌这一传统民族文化得到弘扬，雷歌和雷剧都得到很大发展，可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雷歌被扣上“宣传帝王将相、才子佳子，黄色下流”的大帽子。不少歌手被批斗，歌本被烧掉。但是，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只能激起广大群众的愤慨。歌台被改为批斗台后，农民就在劳动的田间引吭高歌。不准印歌本，群众就用“手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雷歌得到了新生。专业剧团、半专业剧团、业余剧团如雨后天春笋般建立起来，仅海康一县就有业余雷剧团一百多个。（下转第5页）

对雷歌的一些思考

——为《雷州歌声》创刊而写

赤坎 陈湘

《雷州歌声》问世，值得祝贺！雷歌的研究、创作、评论，有了这块新园地，再经辛勤耕耘，丰收可望。

我国民歌浩如烟海，其历史之久，可溯至伏羲纲窑之歌、神农丰年之咏。这是因为人有感情，“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也就是说：“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雷州人唱雷州歌，原因大抵也是这样。

但是，在我国的民歌中，雷州歌是一个情况很奇特的歌种。它格律之严谨，甚于诗词，其句数、字数、顿逗、平仄、韵脚的规格苛求，在全国民歌中是罕见的。但雷州人却能出口成歌，甚且两人对歌唱和，对答天文、地理、古人、今事，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地唱上几个钟头，一首接上一首，捷胜“七步成吟”。民歌本是口头文学，但雷州人不但随口创歌，且以文字写歌，故歌词有俗、雅之分。通俗者不尚矫饰，质朴有如雷州的红土，妇孺皆晓；文雅者语求华丽，不亚于骚人墨客之词。雷州人不拘一格，俗、雅各有知音。我国民歌大都为农民之作，多在农村流传，品评之话也多属平民百姓的闲论；但早在清代，雷州就有举人、贡生、秀才，不顾儒家之礼，不怕“斯文扫地”，高兴地走上歌台，与民间歌手对唱，被传为佳话。现在更有文化层次很高的人，热心于雷歌的研究和创作，成立雷歌研究会，出版刊物，举办雷歌唱词创作比赛，诸如“雷歌状元赛”、“雷州歌王赛”、“金杯雷歌赛”、“甜蜜雷歌赛”、“新春雷歌赛”等等，工人、农民、战士、教师、学生、干部、作家、诗人都踊跃投稿参赛；比赛揭晓，报纸发表评论，乡镇政府还为获胜者庆

功加奖；如此盛况，在我国民歌中也绝无仅有。别地的民歌有发展为地方小戏的，但雷歌既衍出大型戏曲剧种——雷剧，又派生出一种曲艺——“姑娘歌”，且二者分道扬镳，各有观众。至今雷州人还把观看雷剧演出，叫做“看歌”，此语虽然欠妥，但可见雷州人念念不忘雷剧的母体——雷歌。

上述情况，一言以蔽之：雷州人喜爱雷州歌。然而“喜爱”者乃情感也。上面说的那句古话“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是古代朴素唯物主义观点，我认为也适用于理解雷州人对雷歌喜爱的产生和发展变化。“物”乃客观实在性。雷州人对雷州歌的喜爱，是在一定的客观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然而客观世界的运动是绝对的，“物”变了，雷州人对于雷歌的喜爱之情也是会变的。不过此情是变淡了，或是变浓了，或是只喜其词不喜其曲了，或是只喜其曲而不喜其词了，或是词曲皆更喜了，或是词曲都不喜了，现在很难断定。因为雷州人对于雷州歌的审美心理，是长期的历史积淀，有其相对的稳定性，“物”与“喜爱”之间也有一个中间因素，物质生产与艺术生产又不平衡，且“物”的绝对运动中还有其相对的静止，这都使我们不能立即看到雷州人对雷歌喜爱的变化。但是我们的雷歌研究工作，应该促使雷州歌向着更加获得现代雷州人广泛喜爱的方向变化；因此雷歌研究者必须敏感地觉察到现实向我们提出的新课题。例如：喜欢撰写雷歌唱词的人越来越多，但放声唱雷歌的人并不相应增加；青少年中唱雷歌的人明显减少，而喜欢唱国语、粤语歌曲的人却多了起来，这是什么原因？到底雷歌的审美价值是在雷歌的唱词上？或

是在雷歌的曲调上？或是两者兼有？宋词曲牌《念奴娇》、《满江红》、《水调歌头》等，今人已不唱其曲调，但喜按其格填词，作为文学作品来欣赏，而不把它当歌曲看待了，对此我们有何联想？陕西民歌《信天游》现被誉称为“西部摇滚音乐”，流传全国，这又如何理解？现下雷州农村中的青年农民，普遍要求雷剧团加演歌舞，并愿出钱付给歌舞戏金，这是何故？如果说日常生活中的口头雷歌，纯属自娱艺术，存在于民俗之中，也象一些现代化程度很高的国家，出于民族自尊心，把古老的艺术长期保留在民间风习中，那样不加变革，仅仅让人们欣赏它的遗迹之美；那么“姑娘歌”是舞台表演艺术，要不要刷新其貌，把它的地方特色和时代特色统一起来？此外，还有现代汉语与雷州歌格律的矛盾、方言与语言规范化的矛盾等，都是应该探讨的问题。我把这些问题提出来，如果能引起同志们的讨论兴趣，我就感到欣慰了。纵观艺术的历史长河，雷歌的推陈出新势在必行。但言及革新，同志们很容易想起“雷歌要姓雷”那句箴告。我以为这句话是抽象的真理，应该把它具体化，再思考一下，究竟怎样才算“姓雷”？“雷州”这一地名，始于唐贞观八年，倘若我们能拨开浓重的历史烟尘，审视这一千三百五十四年中，雷州艺术在相沿相嬗中是怎样坚持“姓雷”的，我们将会得到启发。我希望研究雷歌的同志，能站在历史和现实的交叉点上，多角度地考察雷歌。我相信《雷州歌声》会对雷歌的研究和雷歌的发展作出贡献。

1991年3月18日于湛江

（上接第3页）

过去，由于反动派对雷州歌的摧残，雷剧在表演艺术上改革十分缓慢，唱腔仍是原来的雷歌腔调，十分单调，没有音乐伴奏，只用锣鼓起板收板，循环反复，旋律不够动听。解放初，雷剧工作者曾把唱腔固定为一种唱法，加上一些乐器伴奏，称为“流行腔”。但是，腔调没有变化，演员难于表演戏剧中各种角色的感情。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在党的领导下，雷剧工作者对唱腔进行了改革，取得很大成绩。尤其是市文化局陈湘同志，为雷剧的唱腔改革作出了重大贡献。他深入民间，向歌手学习，挖掘了各种唱腔加以改进，整理提高，已形成了一套唱腔，现在已经定型。目前，在群众中流行，在剧团中演出的新唱腔有抒怀腔、对唱、雷腔、怒腔、愁腔……等四十五种之多。这些唱腔的出现，在雷剧发展史上起着“承先启后”的作用。雷剧已被承认为地方剧种，在戏剧史中占有一席之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雷州歌社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广大歌手尽情歌颂伟大的共产党，赞美社会主义，讴歌太平盛世。雷州半岛的著名业余歌手何希春、莫廉、吴锡荣、邓景星、王福、黄新、林胜、殷德强、吴大经、吴保盛、屈荣等写出了一大批反映时代风貌的雷歌。一部份歌已收在《海康颂》等雷歌集里。

雷州歌的优美、健康，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这是主流。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雷州歌中还有一些口头歌或剧本是不健康的、低级趣味的东西。我们在继承这一民间遗产时候，要吸取其精华，剔除其渣滓。使雷歌能更好地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服务。让雷歌这朵奇花在文艺百花园里开放得更加鲜艳夺目吧！

就歌赛论争致作者、读者

海康县雷歌研究会诸位同志：

海康的同志告诉我，《半岛文学》和《湛江日报》的两次歌赛都引起一阵噪动，有人提出了很尖锐的意见。我看这是好事，说明确实很多人关心雷歌，我们应该欢迎正常的批评。我建议下次歌赛在公布获奖雷歌时辟一个读者论坛专栏，专门张贴不同意见。至于有些不讲道理的谩骂也不要紧，群众是有鉴别能力的。

评奖结果会引起很多意见，这是必然的。雷歌是个浩如烟海的艺术园地，我们的艺术素养与之相比，诚然是沧海一粟，评选结果难免出现偏颇，此其一；再则文艺创作不象自然科学，没有统一的答案，对一个作品从来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意见分歧乃是正常现象，不同的意见，应该采取自由讨论的方式来解决。假如不采取平等的方式，各执一端，甚至借此拨弄是非，那就超出文艺活动的范畴了。我历来不愿意担任歌赛评议员，大抵是因为有这种现象存在。

《湛江日报》聘请我当雷歌状元赛的顾问，我倒是欣然答允了，这是为什么？在这里我想向朋友们谈谈心迹。

我的本行不是搞雷歌创作；但是，我酷爱雷歌。因为我是雷州人，我钟情于故土的艺术。雷歌在雷州人民的生活中占什么地位，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总之，雷州歌离不开雷州人，雷州人也离不开雷州歌。然

而，雷歌的价值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的。有些外地人不分青红皂白一概斥之为粗劣之作，甚至经常以“哦喏人”的怪声怪调来加以讥讽。为了去掉这种耻辱，为了争得雷歌在祖国文艺百花园中的地位，广大雷歌作者、爱好者和雷州人民群众进行着不懈的努力。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我们终于感动了上帝。《半岛文学》、《湛江日报》社终于能够郑重其事地举行雷歌大奖赛，让雷歌登上大雅之堂，让不少认为雷歌“鄙俚不文”的人对雷歌刮目相看。有这样的机会，这么难得的好事，我有什么理由不积极支持？

两次歌赛，对全社会的影响很大。昨天市委林彦举同志会见文艺界时还询问起歌赛的事，叫我们转告雷歌作者，把这项活动开展下去。事后我就想：赛歌只是一种手段，繁荣雷歌创作、发展雷歌艺术才是目的，因此，意见分歧，应该求大同、存小异，共同提高。假如为此而争论不休，甚至超越文艺批评的范围，那简直是作茧自缚——不知我这种看法对不对，特地写这封信，与朋友们谈谈心，说错了，请你们批评。

敬礼！

吴茂信

一九八八年九月三日

（作者是我省文联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

对雷歌的一点浅见

赤坎 温莎

生为雷州人,自小爱听雷歌,但不善创作。

雷歌属民歌民谣之一种。从形式看,多采地方方言,讲韵律,故流传广,易传、易唱、易记。

不过,自流传至今,雷歌基本上保持一种形式:每句七字,每首四句,且每句是四三读。有似诗的七绝。

无疑,在雷歌流传的一些优秀篇章上,内容与形式完美统一的很多,但内容受形式束缚的怕也不少,以至显出生硬、僵化现象的例子且不少见。

同一切文学一样,其形式总为内容所决定。社会生活发展了,作为反映生活内容的形式非得突破不可。

就以与歌最接近的诗来说吧。中国诗可谓源远流长。我国堪称“诗的国度”。从诗经到汉魏乐府到唐的律绝诗到元的曲,以至五四后的新诗,我们完全看到“诗”的形式随着时代生活的发展而发展。总的特征是,越来越放宽、解放。

因而,我想到今天雷歌形式是否可以逐步放宽呢?今天社会生活越来越丰富,新词语越来越多。倘用来反映现实生活而使之入句,七个字一句,每首四句的容量非常不够了。

再说,雷歌发展已衍生出雷剧。雷剧的唱词实应是雷歌。而今天唱词还要依调入乐,七字形式则早已打破。那么,我们把每首雷歌都可看作唱词的一则章段(反之一样)可不可以呢?我看可以。

作为新雷歌,我看应该走这条路。否则重复又重复,老调子唱个没完。唱的乏味,听的也腻了。

当然,理论问题总是个设想。重要的在于创作实践,用作品来探索,检验。

这点浅见,仅提出供雷歌作者们参考。

雷州歌坛竞风流

——试论雷歌的流派

海康 何希春

雷歌,这一古老的民族文化,以其旺盛的生命力,深深扎根于红土地上,备受雷州人民钟爱,故长唱不衰。解放后,虽几经风雨,不但摧不垮,反而更顽强地茁壮成长。特别是党的三中春风吹醒了雷州歌坛,歌赛社如雨后春笋般在雷州大地上勃发起来:城乡设歌台,处处开歌赛。从此,雷州人在工余饭后写歌、赛歌、唱歌、论歌。雷歌以崭新的

的姿态显示出其健康的思想性和完美的艺术性,不但赢得了文化界的刮目相看,也赢得了政界的赞誉。但民间自发歌联社毕竟带有很大的局限性,难以支撑下去。雷歌这束正在绽开的鲜花,谁来扶?海康县雷歌研究会应运而生了。之后,《半岛文学》杂志、湛江日报伸出手来了,大型雷歌赛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雷歌似春雷响彻半岛上空,震撼雷州大地!请看,澳门出版社出版的《湛江风情》杂志转登了雷歌!请听,北京亚运会文艺节目演出台上响起了雷州歌声!这是雷州人民的骄傲!雷歌博得了湛江市委及市委宣传、文化部门的高度重视,于是,湛江市雷歌研究会应运而生了。雷歌进入了空前极盛时期,这是雷州文化领域里的一件盛事。

我省最有名的民歌是客家歌(梅县)、潮州歌(汕头)、雷州歌,大家都一致对雷歌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给予较高的评价。我市文化局陈湘同志在省参加会议时,曾向汕头、梅县的同志夸耀雷歌完全可以跟诗歌媲美,比潮州歌、客家歌还好。当即示出我获省艺术节二等奖的《出嫁》歌给他们看,他们看后表示信服。

下面先就雷歌多产作者近十多年来赛歌与报刊登载的雷歌作品，试作一次流派论述及划分，从而期望引起关心雷歌的有识之士的雅兴，加入探讨。

纵观这十年歌坛群英竞起，好歌如珠，各种题材、手法皆能应用自如。但细细归纳一下，我从中悟出这浩如烟海的雷歌中，如同其他文学作品一样，众多名流作者在创作中逐步摸索出自己的路子，形成了各自的独特风格。在雷歌洪流中自然派生出各种流派。诚然，我们常说的雷歌流派有俗派雅派之分。但只按传统分法，是远远不够的。我认为介在雅俗之间已派生出既注重语法，又力求字词优美，本地人听来同样感到“雷味”很浓的求新派和近俗不土、近新不文，似是随手拈来，即席吟唱的自由派。

雅派就是歌词写得入文字或引经据典，这类歌自然是有较高文化的人才能写了，也是有文化的人才能听懂其内容，外地人也能看懂其意思，一般群众是不大喜欢的。这类歌一般构思精美，文字华丽，但也有的文人故弄玄虚，堆叠词藻，接近古诗。解放前，那些骚人墨客留下的雅歌，有一部分的字词较为深奥、艰涩，典故较多，甚至还有的是文言文。解放后有了很大的改观，特别是近几年，文人写歌都很讲究字词，文雅而不晦涩，识字或不识字的人都能听懂。写得较有特色的作者如邓景星、殷德强、李保卫、吴大经、蔡山桂等，他们有相当部分雷歌作品都属于雅歌。现分别浅析如下：

邓景星二十多年来写了一大批高质量雷歌与编写、移植雷剧剧本。他对雷歌的韵律、技巧很讲究，造诣较深。他写了许多十分了得的俗歌，但还是比不上他写的雅歌声誉高。曾有雷歌作品在省级报纸发表。为了将雷歌的意境挖掘更深一层，他试图在字词方面创立新意，闯出有别于众的风格。因此，他很注重遣词造句，绝不步他人后尘或拾人牙慧。他还在韵字上下过苦功夫，并尝试写出歌韵诗韵化，让外地人看了雷歌就是诗歌。他的叙事歌《果林献歌》就很接近诗韵，而且有诗的意境，文笔清丽、隽永、精炼，这里摘其中一首供大家鉴赏：“昔日此山是何境／山乡人民记忆清／天高老鹰无处歇／野草凋零鸟悲鸣。”邓景星同志是搞文化工作的，文字功底很好，又写得一手漂亮的行草字，所以在写歌时常常切入美学观点，注重冶炼雷歌语言，力图歌词新鲜奇丽，形成他的独特风俗。他的笔下人物，即使是公仔、婆仔、嫖仔（姑娘），也不会改变他的风格。如《春歌满雷州》：“搭起擂台把歌赛／斗输严寒春花开／春姑最晓雷歌意／扑进三雷怀中来。”此歌不但文字雅，意境也同样新颖：雷州歌坛春永驻。这是对十年来雷歌大竞赛给雷州人民文化生活带来了生气蓬勃的春天的赞礼！

殷德强是长期从事教育工作的小学教师。他很喜爱文艺，特别喜欢古体诗，有一定名气，但比不上他的雷歌名气大，他的雷歌作品，带有古体诗风格，写了大量怀古思乡歌，似乎是从古体诗脱胎而出，其中也不乏有新颖、优雅、情感真挚之佳作。如一九八二年他获一等奖的《怀乡》：“对镜添霜暗流泪／窗外桃红春又归／身在异国卅余载／故乡梦逢多少回。”他写了大量雷歌，题材虽不很广，但善于提炼主题思想和运用艺术技巧，文字很雅。他运用拟人手法写出《仙人掌》就很有特色：“大地母亲哺育我／春雨如乳养我大／不慕红花惹人爱／愿作围园小篱笆。”这就是默默奉献的人格写照。从他整个雷歌作品来看，他的歌古朴、简炼、凝重，诗味颇浓。

李保卫由于职业不稳定，给他创作带来较大困难。他的雷歌作品数量不少，但质量有时

相去很远，纵观其成功之作，堪与其所写的古体诗词相媲美。他的雷歌与诗歌都很有名气，他的雷歌没有显露出仿诗的痕迹，但并不逊色于诗歌。他的《歌唱雷州西湖》是一篇文彩缤纷而内涵丰富的叙事歌，叙事简洁而巧妙，写景逼真而瑰丽，抒情真切而浓烈，词藻奇丽，诗意盎然，不妨引一首共赏：“雕栏曲径鬼神斧／凤阁龙楼见功夫／片片匠心块块石／精装细描新西湖。”他在攫取生活素材的同时，很注意锤炼意境。他的歌构思奇巧，笔调细腻，文字洒脱，内涵丰富。请看《鱼鸟交情》：“鸟在山中嫌寂静／寄声约鱼去谈心／喜得人工来帮助／河水送鱼上山林。”说是一首情景交融的山水诗，也不过誉。末句有如山峰兀起，奇绝，这是作者敏锐的眼光，独特的想象和奇巧的构思撞击而生的结晶，唱罢令人拍掌叫妙！

吴大经老师任教于中学，是湛江诗社海康分社社长，为繁荣本县古体诗词创作做出了很大贡献。他的古体诗词基础知识雄厚，又写得一手好歌。他歌的特点是细腻、淳朴、甜美、诗化。他的田园歌就如他的田园诗一样明丽清新、醇醉甘畅。瞧：“春满山坡绿透水／遍野叱牛天未光／百姓个个脚跟痒／总被春娘诱出门。”（《春》）展现在读者面前是多美的一幅春潮滚滚，春意盎然，纵横阡陌，牛叫人欢，大闹春耕的景图！声、情、景并茂。歌坛上节日应景歌数以万计，内容大同小异，千人一调，但吴老师却别出心裁，在塑造形象，挖掘底蕴，用词造句等方面都胜人一筹。请看《国庆颂歌》：“旧社会里挨苦景／愁结成人闷做心／大凭‘十一’炮声响／驱走闷愁喜来临。”第二句新奇得令人诧异。“愁结成人”多么形象！“闷做心”又是如此传神，真是难得的名句！

蔡山桂同志种过田，从过政，教过书，经过商，阅历较深。他的诗词、对联有很大名气，文字功底较雄厚。他创作几个雷剧本皆得奖。《寇准贬雷州》写得较成功，得到好评。由于他平时偏重诗词及剧本创作，所以雷歌作品逊色于诗词作品，但他毕竟是雷歌坛上出名作者。他的歌风平实、质朴、敦厚。他写的爱情歌就有其特色：“钱都难拖嫖心动／官品强人嫖喜欢／吃参无意都不补／喝水有情心都甜。”这里无堆叠词藻，也无修饰，只以“钱”与“品”、“参”与“水”来加以抉择，陈述观点，点明主题。他的《春潮》就写得气势磅礴，意境恢宏，歌句优美响亮。“春潮滚滚驱寒意／万马奔腾动天地／月下送肥汗如雨／歌声满洋催鸡啼。”此歌有大跃进年代大干加苦干的味道，但毕竟描绘了春耕如潮的壮丽图景，末句很有诗味。

俗歌顾名思义就是通俗易懂，地方口语化，有的有文字表达，有的无法用文字表达，只好用谐音字代替。这谐音字只能按雷州音去理解其意思，不能按字本义来解释。有的连谐音字也无法找得到，这就要使用生造字。有的歌为了表达得更生动形象准确，还引入本地谚语。俗歌连本地三岁孩童也能听得懂。是不是歌词通俗就无欣赏价值呢？或者因为通俗便无须费吹灰之力就能创作出来呢？不是。当然，写成一首俗歌十分容易，有时这种易写的歌的确无欣赏价值。然而，要写出一首高水平的俗歌确非易事，有时真是“难于上青天”。其欣赏价值在某种范围内远胜于一首高水平的雅歌。可不是么，现在群众中争相传唱的雷歌，基本都是俗歌。这类歌，各种艺术手法都能适用。因此，不能以流派论文化水平高底，在这个流派中，成就最显著的当推吴保盛、吴光烈、刘树人、陈朱利等人。

吴保盛同志是工人，论学历，谈不上，但自学很勤奋，勤于思索，勤于创作，诗歌、对联也获过奖，剧本也获过奖，成就最大的当是雷歌作品。他雷歌创作艺术技巧已达到驾轻就

熟的地步，题材广，手法多，数量大，质量高，在歌坛上名气很大，很多歌在群众中传唱。他的歌有独特的风格，想象驰骋，情意横溢，豪迈奔放，有大江东去之气势，他的夸张手法可谓达到炉火纯青地步。如《路》：“吃苦磨利科学斧／劈开一条通天路／四化列车开上去／王母蟠桃运下土。”此歌没有咬文嚼字，似是一气呵成，这是俗歌的特点。此歌必定经过作者一番思考，才能写成，但无显露雕琢痕迹。土语“运下土”与前面的规范文字搭配在一起，唱来就十分和谐统一，顺口悦耳。因为电影、电视早就播放了孙悟空大闹天宫，所以“蟠桃宴”这个典故在群众中就不显得陌生，极易接受。这是作者在挖掘生活底蕴，调动艺术手腕，提炼主题思想的独到之处。又如《猫》：“吃饱爬上灶头迈／老鼠偷粮诈不知／做猫若不敢捉鼠／讲活好猫都当闲”。此歌全是土语入歌，唱来俨如说话，但它却包涵着另一层的人生哲理。读者稍为思考，就不难悟出此歌是借物喻人，但找不出一字是写人的痕迹。这是隐喻的创作手法。这里的物态与议论的描述和人格不即不离。它是对饱食终日无所作为的官僚主义者的讽喻，比起直露的艺术效果高明得多。此歌虽无华丽文彩，也无讲究语法，但“土”得令本地人喜爱。因此，此歌很快传唱开来。他写歌的时间很长，按我的看法，他以前的俗歌是独树一帜，可惜近几年来，他的歌风已转入自由派，而成就却未超过别人。

吴光烈同志是金融战线上的老干部，古体诗词也曾多次获奖。他写了大量雷歌，其风格麻辣、刻薄、谐趣横生，写神鬼喻人的造诣极深，其意境可谓达到出神入化的地步，至今尚未有哪位歌手在这方面超过他的水平。请看《死罪犯》：“谁讲做斋能改罪／是勾亡婆乱糟吠／善恶到头终有报／阎王断无开后门。”生前走后门已不通，死后休想再通过“走后门”改罪。善恶终有报，除非生前改恶从善。同时也揭露了搞迷信的虚伪性，一个“吠”字就十分辛辣地讽刺了勾亡婆（巫婆）如畜类，比起“乱糟说”生动得多。他歌的另一个特色是写家庭人际关系，鞭笞不肖不孝的子、媳。看！“只是怕孀不怕母／对母时常叱和骂／一见老婆面色变／虱痒通头不敢抓。”后一句是引用谚语“虱痒都不敢抓”。将这位“男人大丈夫”害怕老婆的丑态刻画得维妙维肖，令人作呕。他的歌，俗得生动有趣，有如漫画，各阶层群众皆喜欢传唱。

刘树人是海一中教师，是闻名遐迩的“故事大王”。由于他讲了近三十年的故事，都是用雷州话，自然要掺进本地俚语土话，才能表达得生动活泼，淋漓尽致，妙趣横生。因此，他写起歌来同样散发着这股浓烈的泥土馨香。下面引《财贸新风》二首。婶仔唱：“十几种布摆腊回／芙蓉卡琪嫌太村／格子尼龙嫌太浅／通通睇全无入围。”售货员唱：“过去会骂几声‘呸’／鬼假脊梁疯狗吠／心只无静回屋睡／泥粘零散累赘捆。”全是本地土语，谐音字，生造字，外地人看了定然满头雾水，不知所云，而本地人听来就十分亲切，情悦意惬，打手称快。又看《个字强卡蟹》：“捡一个字强卡蟹／识算条题胜笼鸡／学生不识字与数／不当尼婆脚下鞋。”此歌虽是口语，但富有哲理，对学生的学习重要性进行正反对比，十分生动有趣，胜上几堂政治思想课。刘老师的雷歌艺术风格是幽默含蓄，诙谐别致，情趣盎然。

陈朱利同志是检察干部，也许由于职业所赋予的品格，形成了他歌作品的风格刚劲、泼辣、直率，特别是对歪风邪气更是无情鞭挞。他认为一份汗水一份收获，劳动如此，干革命亦应如此，不能吃着人民的俸禄去混日子。他借采海一个场面来进行揶揄嘲讽：“采海见蟹不

敢捉／怕钳血流痛无命／缩手缩脚望蟹走／日混过日望蟹行。”对奸商的揭露更是一针见血：“屠夫欺人不识货／人买瘦肉卖五花／肥肉中间包块骨／秤看公平心眼横。”他很有钻劲，除了写出一批较高水平的雷歌外，先后还创作《雷祖》和《林默娘》两个剧本，并在北京《新剧本》杂志发表，使雷剧首次跨长江过黄河。

求新派的雷歌应是在雅歌基础上嬗变过来，必须保持文字的优雅。而这优雅文字又必须是现代白话文，字词搭配力求合语法，即使俗语谚语用进去，也要让外地人看懂其意思。各种手法都能应用自如，同时尽量使雷歌的韵味醇清，达到诗的境界，且被本地识字或不识字的童叟都能看懂、听懂，又能流入民间传唱。现在看来，稍有文化的人，包括各个流派的作者在内，写的雷歌都十分趋向这个流派。这应归功于笔试赛歌的要求结果。正如陈湘老师在第二届“雷歌状元”评奖结果所写的感受时指出的：“从这次参赛的歌看来，书面文作，确已衍出一种新的格局。这种歌既无粗俗俚语，也不堆砌词藻，于平易质朴的语言中显露诗情画意。”

纵观这个流派的杰出作者都是文学功底较深厚，且又在现代文学别的品种中也能写几笔，象莫廉、王福、何安成、潘春禧等都是这个流派中的佼佼者。

莫廉同志是建筑系统中具有一定权威性的技术员。他自学成才，手中握有大学文凭，助工职称。他在报纸杂志上也发表过小说、散文，并编写过数量可观的雷剧、雷歌演唱小品。他是靠雷歌走上文学道路。他的雷歌创作技巧十分娴熟，驾驶自如，雅俗都很拿手，成就十分了得。观其大量雷歌作品，皆是歌词优美，合乎汉语规范。他不但单首雷歌写得好，而且叙事歌也写得好，如《农村小景》、《秋夜》、《盼归》、《春歌》等（均发表于《湛江日报》），完全可跟叙事诗媲美。他的歌作品很有特色，构思奇妙，格调雄浑，文笔如行云流水，语言明快生趣。请看他的《甜》歌：“雷州千年苦难史／血泪凝成个‘苦’字／地履天翻四十载／党泼彩墨绘新图”，很有文采，不亚于颂明时应景诗，且题目不露。前两句是“苦难史”，后二句是幸福史，幸福就意味着“甜”。莫廉的雷歌，有相当部分是讽刺歌，即使是讽刺的俗歌，仍不失其文法上的规范。如《打铁》：“不识掌钳争着掌／打烂铁锤并铁砧／快快换他去担炭／请回能人来掌钳。”这里全是俗语，无华丽文采，但字词及语法均无毛病。这是从俗歌脱胎而出的求新歌，很有借鉴价值。此歌具有哲理，当时被县委书记拿到全县干部会上唱，教育全党选用能人，不称职的换下去“担炭”。

王福老师出生于东海岛，在雷城读书、教书，时间很长，前几年才调入湛七中，他发表过一批教学论文及语文基础知识作品。他又是一位资历较深的雷歌作者及评师。他的歌有独特的风格，绮丽纯美，华采缤纷，新颖流畅，似涓涓山泉，清鲜甘甜。有时模仿诗歌名句翻新入歌，更是雅趣迭起，妙不可言。如获奖的《甜》歌：“羊耳摇摇牛角尖／日赶牛羊放青山／若问老汉甜和乐／请上山来数牛羊。”民歌味有如醇酒那么甜美，童叟争相传唱。由于字词和语法都无懈可击，所以外地人也赞扬它十分悠扬优美。整首歌上下结构天衣无缝，后两句又是仿照杜牧《清明》诗句法而成。这不仅深化了歌的内涵，而且增添了一种典型色彩，诗情画意十分浓郁。再看《海外夜吟》：“见彩云飞坐不稳／且借月牙解心闷／月你弯弯着我意／摘你下来做归船。”很明显，同样是怀乡题材，但在艺术风格上与殷德强的《怀乡》截然不同。《海外夜吟》，具有儿歌的风味，但又不是儿歌，而是久居海外赤子的真诚

坦露。王老师的歌中字词、句子都很讲究入境达意。

何安成是县广播局采编员，是我县多产作品的作者，尤擅长于报告文学、小说。他的歌构思奇巧，手法新颖，善于迂迴入题，曲径通幽，内涵深邃蕴蓄，特别是他写了大量咏物歌，赋予复杂的人生哲理，将其人格化，具有十分现实主义。如《柳》：“东风吹来向西晃／西风吹来又向东／虽然也风都得意／终究不能做栋梁。”此歌是七十年代末的获奖作品，将柳树的本质写得很实在，但其内涵却是针对革命队伍内部的风派人物进行辛辣讽喻。他的歌，在选材上很独特。再看他反映群众幸福生活《喝酒》歌：“酒樽日日开口笑／有鱼有肉又有汤／媳妇还叫慢慢喝／泉路不如酒路长。”首句和末句皆是不同凡响的绝妙佳句。他的歌很有诗的意境和风韵，章法严谨，节奏明快，唱后余味无穷。

潘春禧是我县六十年代的有名文学作者，新诗、散文曾显赫过一时，雷歌创作功底很厚，曾辅导出著名歌手。他由于农务过重，参赛歌数量相对较少，但质量很高。他的歌风接近何安成，两人都擅长于咏物，只是所站视角不同，何安成多站在贬的角度，而他多站在褒的角度。他善于挖掘生活底蕴，提炼主题。他笔力稳健，内涵深刻，如《刨刀》：“我嘴生在身中央／专咬不平在世上／不管大弯或小曲／弯曲不直我不饶。”第一句写物象，第二句写其功能，后二句写出内涵。若无标题即成谜语歌。这岂止是写物？我们展开联想翅膀，跟前不是出现一位形象高大的刚直不阿的法官么！语言十分精炼，既生动，又形象。再看他的《镜子》：“心地光洁似冰雪／不分贵人和贱低／是丑照丑妍照妍／帽子断无照成鞋。”这首歌从其所隐喻的人格看，与前一首构成姐妹篇。前者是表现“无畏”，后者是表现“无私”。

自由派的歌是在俗派中演绎出来。它能用文字记录下来，绝大多数歌词无须谐音字或生造字代替，歌句多是群众的口语化，基本符合语法，看字咏唱就能明义晓意，本地人听起来很舒适流畅，外地人也基本看懂其意思。但同求新派在讲究文采精美，词语逻辑性强等方面稍为逊色。显然，自由派的歌较之求新派的歌容易被群众接受，喜欢传唱。这个流派当推黄新、吴锡荣、林胜等同志的成就最高。

黄新同志是沿着雷歌阶梯踏上工作岗位，现从事文化工作，负责剧本创作。他在雷歌创作上已达到轻车熟路，纵横捭阖，左右逢源的境地。他歌路一敞开，歌句便接踵而来，何须“七步”成吟！他的歌思路极广，题材丰富，手法多样，风格粗犷、雄浑、奔放。他写歌多是信手拈来，又尽量减少土语入歌，不显得太俗；但极少精雕细凿。因此，他的歌很适合各阶层群众的口味。《整容》：“三姑整容貌出众／变妍回来离老公／医生怎不学这套／先整心灵后整容。”此歌早已流传。其意义远非囿于容貌，还可由此及彼——地位、名誉、财产等等变了，人的思想也就随之而变。歌词不土不文，也不加润色，如第二句完全是群众口语，唱来琅琅上口，备受欢迎。又如《却情》：“请你不要徂恭敬／金钱难摇廉洁心／我是秉公来办事／你走错门表错情。”此歌没有华丽词藻，但语法很严谨，句句紧扣，通俗、在理，后句很有特色、掷地有声。末尾一句歌（“歌眼”或“响句”多在末句），写得精彩不精彩，响亮不响亮，对整首歌至关重要。黄新同志很注意锤炼末句，如《计划生育好》的末句“定压地沉无处躲”，《寄语边关》的末句“书表真情花为媒”，《颂绿化》的末句“无伞出入总荫凉”等等，这给他的歌增加了很浓色彩。

吴锡荣同志是老干部，记忆力极强，现在仍能如数家珍般背诵出古诗、古文、故事一大